

大學時代誤打誤撞地進入崑曲社，從此便愛上了崑曲，卻從來沒想過有一天它會成為我論述研究的課題。我是這麼地不知天高地厚，定了這樣大的一個題目，最初收集資料時，便感到此項研究工程浩大且艱鉅，一方面是資料來源太多，一方面卻又感到資料不足，前者是由於報紙期刊種類繁多且保存完整，後者則是由於台灣的資料不全，且當代藝人多談表演的體會，在學藝過程上卻很少提及，因此必須以直接訪談崑劇藝人的方式來彌補，還好拿到了「中華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獎助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的獎學金，讓我能到大陸蒐集資料並訪談藝人。

本篇論述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王安祈老師及陳華老師。我是到了清大之後才認識王安祈老師，才開始旁聽老師的課，聽王安祈老師講課一直是種享受，使人獲益良多，讓我不惜放棄歷史所的課也要準時出席。王安祈老師在我最絕望的時候願意指導我這樣一個外所的學生，並對我的研究課題全力支持，且總能提出精闢的見解，在我論述寫作的後期，更對因怠惰而造成進度嚴重落後的我展現無比的包容力。陳華老師對我也同樣關心，在老師的督促下，使我的論述不致過於偏向表演藝術的撰寫，而能呈現多一點歷史時代的氛圍。感謝陳芳明、朱惠良兩位老師在論述大綱測試時提供的寶貴意見，使得我的論述範圍不致於過大而難以執行；感謝陳芳明及張啟豐兩位老師在論述測試時針對內容上的缺失做出了提醒，使得論述內容更加完備。

訪談藝人是我的論述研究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環，對於訪談工作，我沒有任何經驗，但大陸崑劇老師親切的態度，消除了我的不安，而使這項工作得以順利地進行。在上海期間，唐志剛、朱曉瑜、胡保棟三位老師對我十分照顧，讓獨自赴大陸的我在想家之餘得到不少安慰；杭州的張嫻老師在我不請自來的情況下仍熱情接待，並就國風蘇劇團、唐傳瑛老師的教學情形侃侃而談；已移居蘇州的林繼凡老師雖是初次見面，但在他忙碌的教學工作之餘，親自開車至蘇州火車站接我，更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接受我的訪問；在南京則得到黃小午、王維艱兩位老師的照顧。上海的王芝泉老師、張銘榮老師、梁谷音老師、蔡瑤銑老師，杭州的張世鐸老師，南京的張繼青老師、姚繼焜老師、姚繼孫老師在提及「傳」字輩老師時所流露出的師生之情及其在面對藝術時謙遜的態度都令我相當感動。此外還

有上海的方洋、劉勇龍、岳美緹、張洵澎、蔡正仁、計鎮華、張靜嫻，杭州的龔世葵、王世瑤、唐雲雲、汪世瑜、王奉梅，南京的范繼信、胡錦芳、張寄蝶，北京的朱世蕘、沈世華諸位老師，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老師都是我初次見面，但他們卻能對我暢談學戲的經過、自己對藝術的體會，讓我的論文最終能有不菲於其它研究的成果展現，在此致上我的感謝之意。

在研究所求學期間，最大的收穫是認識了茹涵、意評、瑄立三位相互激勵、一起學習的朋友，多虧有這些好友的陪伴，使我的研究生生涯快樂且充實，尤其是室友茹涵，除了忍受我偶爾發作的歇斯底里之外，在我論文的寫作期間，更時常鼓勵我、關心我的寫作進度，在此致謝。

父母親的支持更是我得以完成論文的重要因素。尤其是父親的縱容溺愛，放任我進入歷史這一冷門的領域，並讓我在經濟、生活上都無後顧之憂，使我能專注於我熱愛的崑劇、歷史研究。

最後且最感謝的是陳彬老師。在陳彬老師的教導下，我逐漸認識了崑曲、崑劇表演藝術精緻美好之處，在我表明要研究崑劇藝術傳承時，老師也十分贊成，大概沒有任何一位不是指導教授的老師能對學生的論文涉入那麼深的吧！從擬定研究計畫開始，到蒐集資料、訪談藝人，再到論文的寫作，這些過程，老師總是在旁給予精神上及實質上的幫忙及支持。當我初次獨自赴大陸地區訪談藝人，卻因經驗不足而遭受挫敗，在電話亭前流淚時，我心中所想的便是向陳彬老師尋求精神上的依靠，當我覺得思緒混亂、觀念不清時，也能和陳彬老師以電子郵件、電話長談的方式來理出頭緒。老師甚至在繁忙的寫作、校對工作之餘，詳細地閱讀我的論文，提出意見，甚至為我進行校對。陳彬老師不僅是我崑曲的老師，更是此篇論文得以順利完成的最大功臣。

在我論文寫作的期間，成志雄、蔡瑤銑、張嫻三位老師相繼辭世，上個世紀的八〇年代，就已經有人提出繼承崑劇要立足在「搶」字上，當時尚有十六位「傳」字輩藝人，如今過了二十多年，「傳」字輩藝人僅存二人，而他們培養出來的第一代接班人也逐漸從舞臺上退出，然而崑劇所面臨的危機，有緩解的跡象嗎？我無法確定，希望我的論文能對其他崑劇研究者有一點小小的貢獻，讓更多人為崑劇研究而努力。